

洋才子姚克一生漂泊

「開卷有得」之五

蔡登山 © 文字工作者

當年在寫〈以英文寫作的溫源寧〉一文時，我特別去翻閱全套五十多期的《天下》月刊（T'ien Hsia Monthly），那是1935年8月問世的，由中山文化教育館印行。《天下》月刊是民國以來水準最高的英文學術性刊物。起初編輯部設在上海，上海淪陷後，搬到香港，到香港淪陷，才始停刊。雜誌由溫源寧主編，林語堂、全增嘏、姚莘農（克）等任編輯。作家周黎庵說，《天下》月刊社設在愚園路，毗近兆豐公園，沿馬路房子，有二三間房屋，佈置得有似文藝沙龍。又說，《天下》的編輯們真是極一時人材之選，除了姚克還是初出茅廬外，都是享名甚久的教授學者，英文的擅長是不必說了，除了林語堂外，無不西裝革履。所以在蟄居亭子間寫作的普通作家眼中，他們都是「崇洋媚外」的「高等華人」。

姚克原名志伊，字莘農，浙江餘姚人。二十年代末在蘇州東吳大學讀書，先讀法科，又工作了兩年之後，再回到蘇州來讀文科。嗜戲劇，課餘主持「東吳劇社」，為戲曲家吳梅的學生，會唱崑曲，熟習中國戲曲歷史理論，兼精英語。1931年夏，大學畢業，曾任東吳大學附中英文代課教員，後至上海工作。在上海期間經常為一些英文報刊如《字林西報》、《密勒氏評論報》撰稿，因而結識了一些國際友人，其中就有初來中國的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（Edgar Snow），並逐漸建立了深厚的友誼。也因兩人合作要把魯迅的著作譯成英文，於是他先是寫信給魯迅請教翻譯中所遇到的疑難問題，1933年3月7日他終於與魯迅初次見面了。

姚克在悼念魯迅的文章〈最初和最後一面〉中，寫到他初見魯迅時有點顧慮，因為魯迅「最討厭的是浮滑的『洋場惡少』，而我那天恰穿著一套嶄新的洋服，頭髮也梳得光光的，只怕被他斥辱一頓」，但結果卻出乎意料之外，魯迅對這位好修飾的洋場少年卻頗具好感並傾心相談。魯迅後來與朋友談起這次會見姚克時說：「別看他西裝革履，倒有真才實學，是個切實做事的人。」34年後，在香港九龍寓所姚克回想當時的情景說：「在談話時，我注意到他目光的冷峭，尖銳。他的眼神兒正對著我，一點不遊移，彷彿透視到我靈魂的深處似的。但這是一雙正直的眼，它的寒光沒有使我戰慄，它的鋒利沒有使我如坐針氈。而且我可以打賭，它的光源蘊藏著無限的熱情和溫暖。」（見〈從憧憬到初見——魯迅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作〉一文）之後，姚克協助埃德加·斯諾編譯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集《活的中國》（Living China）於1936年冬由英國倫敦喬治·G·哈拉普公司出版。該書第一部分包括魯迅的五篇小說和兩篇雜文，由姚



克翻譯；第二部分包括郭沫若、茅盾、丁玲、張天翼、蕭軍、蕭乾等人寫的十七篇短篇小說，由蕭乾、楊剛翻譯。而在這期間魯迅還提議姚克翻譯蕭伯納的戲劇《魔鬼的門徒》(The Devil's disciples)，並介紹給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。還建議姚克以嫻熟的英語多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，「寫英文的必要，決不下於寫漢文，我想世界上洋熱昏一定很多，淋一桶冷水，給清楚一點，對於華洋兩邊，都有益處的。」

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，姚克驚聞噩耗，他與斯諾敬輓以聯云：

譯著尚未成書，驚聞隕星，中國何人領吶喊；

先生已經作古，痛憶舊雨，文壇從此感徬徨。

10月22日的追悼會上，姚克擔任司儀。還是十二名抬靈柩者之一。

1936年起，姚克投身於上海的進步電影、戲劇事業。「七七」事變後，姚克在上海參加了全國文藝界最早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「中國劇作者協會」，並與夏衍、陳白塵、崔嵬、于伶、阿英、宋之的、馬彥祥等十六人集體創作三幕劇《保衛盧溝橋》。「八一三」前夕，他代表中國出席在莫斯科舉行之「蘇聯戲劇節」，後因為戰爭所阻，他只得滯留倫敦，在公園、廣場，到處都能看到他在慷慨激昂地演說，爭取國際間的援助和支持。後來，他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研究基金到美國耶魯大學戲劇學院研究戲劇。1940年夏，返回「孤島」上海，一面在聖約翰大學任教，一面又從事戲劇活動，與黃佐臨、吳仞之等創辦「上海職業劇團」，主持「金星訓練班」、「苦幹訓練班」，著名演員石揮、張伐、黃宗英、史原、韓非、上官雲珠等俱出其門下。

1941年7月，「天風劇社」在「璇宮劇場」公演姚克編劇，費穆導演之四幕史劇《清宮怨》，由舒適飾光緒皇帝，慕容婉兒飾珍妃，一時好評如潮，轟動劇壇，咸推為其代表作。1948年秋，姚克南下香港，任香港永華電影公司編劇，他將《清宮怨》改編為電影劇本《清宮秘史》，由朱石麟導演，舒適飾光緒皇帝，周璇飾珍妃，唐若青飾西太后，洪波飾李蓮英，上映時大獲好評。

1950年3月，《清宮秘史》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上演，頗獲好評，譽為愛國影片。5月3日，突然一律停映，原因未見公布。1954年9月，毛澤東在〈關於《紅樓夢研究》問題的一封信〉中，順帶提到：「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《清宮秘史》，在全國放映之後，至今沒有被批判。」一時之間《清宮秘史》被扣上「賣國主義影片」的罪名，姚克也被視為罪大惡極的「賣國主義者」。

1967年4月1日，戚本禹在《紅旗》雜誌第五期發表洋洋灑灑數萬字的〈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——評反動影片《清宮秘史》〉文章，文中提到姚克是一個堅持反革命立場的反動文人。一時之間，批姚克成為當時的熱門話題，批鬥的文章總合有十幾萬字。姚克被戚本禹、史紅兵、晉群新之輩纏得透不過氣來，他發表長文辯駁，其中有篇〈再論《清宮怨》的主題〉，他在結尾這樣說：「這一篇文章將《清宮怨》的主題說得相當明白，我想中小學生讀了上面的摘

錄，對這部戲的中心意義，也不至於再發生誤解了。可是有些『纏夾二先生』們似乎至今還搞不清楚；分明是駱駝，偏說是腫了背的馬；非但不知道自己的認識不夠，反而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，把駱駝硬說是『害群之馬』。所以我不憚煩絮，把九年前寫的文章，再複述一遍，讓讀者和觀眾都知道，這是我原來的中心意識，不是為掩飾自己的錯誤而臨時編出來的狡辯。」

姚克自 1948 年秋到香港，歷任香港中文大學、新亞書院、聯合書院教授、中文系主任、文學院院長。他在香港住了 21 年，直到 1969 年春，才應美國夏威夷大學之聘，到了美國。香港作家編輯王敬義回憶姚克離港前的日子，說：「看姚先生寫稿，是我畢生難忘的事。姚先生穿長袍，去到半島酒店大堂咖啡座那類地方是很受眾人注意的。我總是陪他找一個角落坐下來，為他點了他心愛的咖啡，然後留他在那裡寫稿。當然要事先準備好淺格子的大稿紙。從下午兩時許到四時半，姚先生大概可以寫二千多字，有時，待我五時前回到咖啡座，姚先生已將一篇稿寫完。問他是不是寫累了時，回答總是『不累』。」這期間王敬義還幫他出版了《清宮秘史》、《陋巷》、《坐忘集》等書。王敬義說：「為姚先生出書，更學到不少為人處事的道理。一本書的三校，姚先生堅持自己校閱，一字不苟、從頭看到尾。記得趕著出版《陋巷》時，正逢大暑，他老先生仍一襲長衫，只是把袖管捲高一些，在印刷廠狹小的房間，一坐就是三、四個小時。雖揮汗如雨，從不曾聽過他有任何怨懣之詞。」

姚克在夏威夷大學執教「現代中國文學」和「中國哲學史」。後來又到舊金山，任教於太平洋大學卡利遜學院及舊金山州立大學，專門教授東方文化，從文學藝術到戲劇，從東方哲學到中國歷史，他以他的博學廣識和深刻獨到的見解，贏得廣大師生的敬仰和愛戴。他曾以莊子的哲學思想，構思、編寫話劇《蝴蝶夢》，自任導演，由學生演出。通過戲劇形式，讓廣大師生了解中國古代哲人思想之深邃和久遠。而他也把美國著名的話劇《推銷員之死》譯成中文，由他的學生用中文演出。

姚克從赴美定居後，就與大陸的親友中斷了聯繫。1977 年春，他在大陸的六弟志曾獲悉他在美的地址後，立即寄信報平安，但卻杳無音訊。後來又接連去信，還多方請旅美親友探詢他的下落，但還是未能取得聯繫。1980 年春，姚克問題經中共中央組織部多方調查，作出結論：「姚克在三十年代有進步傾向，在中外進步文化交流方面出過力，沒有反動表現。解放後，我們對他的評價有失公允。文化大革命又進一步升級。雖然姚克現在國外，也需要給他平反。」中共為了恢復姚克的名譽，全國各大報刊發表了公正評價姚克的文章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也重印了《清宮怨》的劇本。但在大洋彼岸的姚克因消息不通，他並不知已沉冤得雪，還終日憂心忡忡地心存疑慮說：「我因《清宮》一劇惹了無妄之災，避禍海外，不知當局是否可以讓我回來？亟盼『飛入尋常百姓家』之海燕，王謝堂上能容其重返故巢乎？」。直到 1991 年 6 月，六弟志曾才突然接到姚克的賀卡，雖寥寥數語，卻是親筆所書，而他們十幾年來寄去的信件，他都沒收到。



而由他最後的兩封來信得知，他自 1977 年在美國大學退休以後，便潛心於唐朝李賀（長吉）的詩歌研究，對這位「鬼才」詩人，姚克在給六弟的信中說：「長吉詩最晦澀難解，自來注家多不能識其廬山面目，十餘年來，長吉最難解之『詩謎』（錢鍾書語），兄居然能通解百分之九十九，可使讀者稱快。近已將卷帙浩繁之札記刪汰，第一卷明春可繕清一冊，約二十五萬字，思於上海排印。」又說該書稿：「集古今諸家注解，正偽汰謬，僅保留其正確而有古書可據者。凡誤解或缺注之處，皆儘量糾正或增補新注，冀成定本，俾讀者有耳目一新之感，而前此晦澀難解之詩，亦可得而通解。」原來這十四年來，他一直在海外從事這項艱鉅的研究工作，這對於一位望九的老人而言，無疑的是件了不起的成果。

姚克的來信中，字裡行間，充滿了對家鄉的眷念，並計劃於 1992 年春返回中國，在蘇州居住數月，完成他的《李長吉詩歌集校注》初稿的結尾工作，同時籌劃在大陸出版。然而就在他準備將要回國的前夕，竟因偶染小疾，而致不起，於 1991 年 12 月 19 日病逝舊金山，享年 87 歲。自 1948 年到香港後，直至他去世，這四十餘年間，他有如離巢的海燕，漂泊於海外，終究沒有回到舊巢。

姚克的一生有三段婚姻，首先是當年他滯留在倫敦時所認識的英國女子。據演員舒適在〈遙念姚克〉一文說：「我和慕容婉兒結婚，介紹人就是姚克。婚後我們曾借住在他的家裡，和他朝夕相處，得到他的教益不少。那時他的那位英國夫人和孩子已經回國。」而此時初入演藝圈的上官雲珠（韋亞君）並不得志，幾番折騰，都沒有電影公司願意用她。姚克對上官雲珠當時的遭遇很同情，他便時常抽空去給上官雲珠上課，給她講解表演理論，幫她理解劇情、分析角色。在姚克的悉心幫助下，上官雲珠的表演水平突飛猛進。與此同時，姚克對上官雲珠的同情也逐漸上生為愛情。在姚克的推舉下，上官雲珠得以在演藝圈內站住腳，上官雲珠也暗中委身於姚克。他們兩人秘密同居的消息，對上官雲珠的丈夫張大炎而言，無疑是當頭一棒，在多次歸勸無果的情況下，張大炎選擇了離婚。離婚後的上官雲珠則公開與姚克同居。他們的緋聞不斷地出現在一些報刊雜誌上。《電影話劇》的評論寫到：「姚克是英國的留學生，他有英國籍的太太，在上海被日本人佔領時，英國太太被迫押進了集中營，姚克就開始缺乏安慰，所以姚克拼命地追求上官。」《電影雜誌》還這樣評論上官雲珠：「她和姚克的相識，也是為了演戲的關係。那時候姚克是話劇圈裏相當有地位的人物，於是這位熱情奔放的小姐就愛上了這位鍍金的少年。」1943 年 5 月，上官雲珠與姚克在北京結婚。1944 年 7 月 9 日女兒姚姚生於上海。然而，這段婚姻並沒有維繫太久。三年後，上官雲珠與姚克協議離婚，原因是 1945 年 8 月上官雲珠隨「南藝劇團」再次到北方巡迴演出，卻因交通混亂被阻隔在天津。當 1946 年春上官雲珠從天津返回上海後，就發現此時的姚克已另結新歡了，於是兩人平靜地分手了，女兒姚姚就一直跟著上官雲珠。

但姚克和吳雯所生的女兒姚湘曾披露了父母的相戀故事，並借此糾正流傳多時的一些不

實報導。她稱，一九四〇年代中期，姚克與上官雲珠分開後，才與母親結合的。1947年5月6日，吳雯與姚克在南京舉行盛大婚禮，曹禺等人亦在場觀禮。祖籍江蘇鎮江的吳雯，上世紀四〇年代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。1948年秋，姚克赴香港定居，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，吳雯則相夫教子，一人擔當多重角色。其後吳雯在香港創立了南風出版社，並擔任製作人，從臺前到幕後協助姚克的創作和演出。移居美國後，吳雯還擔任美國最大銀行——美國銀行的女繼承人基金信託人。

1966年「文革」初起時，上官雲珠因為生癌剛剛動過大手術沒有介入運動，但是紅衛兵還是進行了野蠻抄家。到了1967年和1968年，電影廠不再放過她，在「軍宣隊」和「工宣隊」的指使下，造反派對她施行了殘忍的刑訊。因不堪折磨，上官雲珠於1968年11月23日凌晨，從家中四層樓上跳下身亡。死時年48歲。1966年，姚姚在上海音樂學院讀書，學習聲樂。1968年媽媽的死對她是一次莫大的打擊，而後不久，她的男友燕凱又因不堪忍受所謂抓「五一六」分子的打擊，於1970年3月8日在隔離關押地割腕自殺，學校立刻對姚姚實行隔離審查。在接二連三的打擊下，姚姚對身邊的世界幾乎失去了信心，妄圖與新結識的男友從深圳偷渡，結果男友被抓，姚姚則遣回上海，旋即產下一子（在產院就送與他人）。以後姚姚一直沒有工作，直到1975年才在親友的幫助下被浙江歌舞團接收，為了趕在國慶日前辦完調動手續，四處奔波。同年9月23日，在上海南京路江寧路口被一輛大卡車撞倒，當場死亡。死時年31歲。而在即將飛到香港與生父團聚的前一日竟身死非命，能不有造化弄人的嘆息！

姚克在給友人的信中痛悼愛女之死，他說：「弟於上月間得親友轉告，長小女姚姚（乃上官雲珠所生之獨女）在上海被卡車撞倒在美琪戲院門前，當場殞命。聞耗之後肝腸寸斷，茶飯無心。此女為弟最鍾愛之親骨肉，不久以前還收到她纏綿悱惻的信，我正在想盡方法，讓她能獲批准來美國團聚，誰想晴天一個霹靂，她竟會有這樣慘痛的結局！弟暮年喪失這顆掌上明珠，不由得心灰意懶。」

姚克與吳雯育有五名子女。其中姚湘19歲就獲得碩士學位，先後在Visa國際和美國銀行任職，曾經是美國銀行唯一的華裔女性資深副總裁。姐姐姚蘭、哥哥姚秦、姚漢和姚森均獲得碩士以上學位。吳雯於2010年7月29日在舊金山家中去世，終年88歲。她與19年前去世的姚克合葬，墓園位於面向太平洋一個山坡上。這對曾在中國現代文壇有過貢獻的名人，終於面對故鄉，永守彼岸。

延伸閱讀

- 姚克編（民46）。清宮怨 四幕史劇。香港：香港戲藝社出版。
- 密勒撰（民60）。推銷員之死（姚克譯）。香港九龍：今日世界。